心在南方

這是我們的學校

南方壺

10 月 12 日聯合報登出下述一則新聞：

國立高雄大學生昨天向本報爆料指出，該校盛傳將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引起學生強烈反彈。學校回應，合併之事，言之過早。

署名“高雄大學學生”的讀者說，該校九成以上的學生拒絕跟高雄第一科大合併，如果真合併，隔年恐半數以上學生轉學，目前已有多人在醞釀了。

學生質疑校長黃英忠隱匿事實，學生後來在前任副校長的網路文章，才得知此事，“根本就是出賣學校”。

學生表示，黃英忠當初競選校長提出與中山大學合併的意見，選後卻找次等的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併，令人生氣。

黃英忠說，因應少子化，學校合併是未來趨勢，該校與高雄第一科大合併之事，“我不反應”，但此事還在討論階段，並未形成共識，將來還須經公聽會、校務會議等多項程序，再報教育部核定，尚無時間表。“學校未辦公投，那來九成學生反對”，學生毋須過度反應。

少子化又不是今年才知道，但兩年前高大仍通過要“朝獨立自主發展，不與其他學校合併”。今年才一付大夢誰先覺的樣子，猛然發現台灣已少子化了。而八月底九月初，高大衆一級主管，在梅峰那次會議的記錄，高大至少理工學院每位教師都有。與高科大之合併案，是否只是“還在討論階段”，及“尚無時間表”，真相為何，極易查證，不會是羅生門。至於是否有九成學生反對？雖未曾辦理公投，但只要心在高大的人，對此比率是否有九成，大抵會認為雖不中亦不遠矣。同樣是未辦公投，前年 9 月，高大校長曾大聲說，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高大教師反對與中山合併。那時高大教師約 170 位，若贊成與中山合併者不到 2%，表示全校教師贊成人數不到 4 位，你相信嗎？那時還有位教師提議，既然贊成者如此少，那就找全校教師來開會。只是高大校長死不肯。不過這位高大校長，一向習慣信口開河，若相信他講的話，將來倒大霉，可沒人會同情你。

其實位居校長，卻信口開河，還不是高大目前最糟的。高大眾一級主管，不覺信口開河有何不妥，不覺沒有誠信有何不妥，才真令人憂心。有位高大系主任，近日在高大的網站上逛到一些資料，讀後有些沮喪。原來他找到針對去年 8 月底，教育部給本校的“國立高雄大學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高大回覆之全文。底下為其中部分資料：

> 意見三：據了解，黃校長就任以前似乎答應教育部要努力將高雄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但黃校長就任後，似乎沒落實。

> 針對委員建議本校應與國立中山大學合併乙案，本校分析之理由分述如下：
>
> …
>
> 本人初任校長之理想乃是以探尋本校師生及社區民眾與國立中山大學合併之意願，並以凝聚共識為主軸，非以行政命令取代大學自治及民主；英忠將俟未來續任四年推動與中山大學進行近、中、長期三階段凝聚合併共識策略，近期階段為二年內提升加強兩校策略聯盟（包含教師合聘、研究合作、學分相互認定抵免及校際活動交流等）並成立推動委員會；中期階段塑造逐步合併氣氛提倡校際聯盟並在四年內推動成立合併委員會送校務會議討論；長期階段達成兩校共識，透過合併創造美麗願景。

看到沒，毀了當初對中山大學及教育部合併的承諾不說，續任評鑑時被質疑，於是再度信誓旦旦地承諾，在第二任時將推動與中山之合併。結果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續任後立即推動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之合併，而不是與中山。孟子萬章上篇有“君子可欺以其方”。雖世風日下，君不君，臣不臣，一般人怎會想到，大學校長會如此輕諾寡信？連任成功，有選票為後盾，便再耍教育部一次。

屢信口開河，屢棄高大正式會議會議的決議不顧，屢對其他大學及教育部背信。可不要以為這只是校長個人的問題，校長缺乏誠信，他個人也許短期內獲利，但代表高大的

校長一再背信，將有如七傷拳，讓高大內傷不斷。

我們說過，在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為了生存，是可以有各種作法，但前題是要以對高大整體發展最有利為考量。而高大校長及衆一級主管，若有什麼真知灼見，高瞻遠矚，相信那一條路對高大有利，就大膽說出，並全力鼓吹。如孟子公孫丑上篇所說：

>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其中縮(音ㄙㄨㄟ)是“直”的意思。且該不畏艱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

>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

而不是個個噤若寒蟬，有些主管還假裝很無奈。當被問道合併案為何會通過？有位院長還唬人說是“多數決”，實情是根本未投票，也就是所謂“無異議通過”。被記者問到時，高大校長還莫名其妙的說“我不反應”。我們已數次提醒，由過去記錄，高大校長的話，不信為妙。

另外，我們也早說過：

> 兩校合併，這個大工程，即使毫無私心都已不易促成了，何況心中有許多盤算？再加上一在高教體系，一在技職體系，使難度更加倍，此合併案，最後會無疾而終。

但倒不是說高科大不好，我們曾指出，在某些指標，高大還不如高科大呢！只是技職與高教本就屬兩個不同系統，教育的宗旨也不同。兩校合併是高難度，尤其高大在教育部信譽不佳，高大眾高層，又多半缺乏執行能力，連教學卓越計畫，這種“及格率”有 28 分之 24 的案子，也保不住；連高大校長及眾高層，視為高大“命脈”的 EMBA 班，在去年大學評鑑時，也得到“待觀察”的成績，更何況去推動與他校之合併案？因此最後高科大也被高大校長耍，乃可預期。但得罪高科大又何妨？中山大學及教育部都得罪了，還差一個高科大？至於在合併案此議題存在的過程中，高大名聲繼續下降，及造成的人心惶惶，恐怕是無法避免了。

擔任校長者不在乎高大前景已夠糟了，眾一級主管也一味配合，執行校長之所欲，實令人擔心。有些高層還會假裝“跟你一國”，在你面前大大批評校長，告訴你他常跟校長進忠言。孔子說“聽其言而觀其行”，其兩面手法，頗為可笑。而且，必須要說一下，常將別人當笨蛋，可不是那麼道德。

前述那位系主任寫道：

> 或許這是答案：這世代，上至總統，乃至校長，似無誠信可言，語言只是被操弄的工具。禮失求諸野，誠信只在市井小民身上體現。…，高大的“勢”還可不可為呢？我還需要把自己和高大綁在一起嗎？

前人早已說了，“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都是讀書人”。看來對高大那些高層是不能有任何期望了。

系主任因參與的校務較多，對學校通常較了解。在過去一、兩年，高大已有好幾位系主任，卸任或仍在任期中，便離開高大了。難道真是因了解而分手？學校那些高層，“站在制高點”，理應比大部分的教師，更了解高大現況。看到幹練的教師，一個接一個，以腳投票，仍不以為意，卻還只知為高大校長一人效命，真令人無法理解。

2006 年，某媒體依例選出的年度大新聞，其中有一則“陳水扁總統驚異迷航之旅”。原來在當年 5 月，陳水扁總統出訪中美洲友邦，為了捍衛國家尊嚴，去回程均拒絕過境美國。結果上演一場“迷航之旅”，去程去不了黎巴嫩，只好在阿布達比和荷蘭阿姆斯特丹過境加油。回程時在北非利比亞和印尼巴丹島落地加油，雖然在野黨痛批陳總統意氣用事，驚異奇航到處流竄有失國格，但是陳總統卻視為極為成功。如今高大校長的所為，不也正是迷航之旅嗎？金門、新營、中山、高科大，到處招惹，還不知下一步是什麼？

我回那位系主任的信中說：

> 高大可不可為，端看普遍教授們能覺醒否。眾一級主管如果靠不住了，系所主管要挺住。這樣就還有機會。我目前是失望，但尚未絕望。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著有明夷待訪錄，全書共二十一篇。第一篇是“原君”。其中有句：

>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

高大是我們的學校，師生才是主體，現任校長看來只是過客，不是歸人。該走的不是我們！因此我們不能讓少數人，將這個在魚塭地上辛苦填土興建而成的大學，弄得無地安寧。我們仍覺高大是個有希望的大學，君子固窮，教師們還是要努力將學生帶好。要知校友表現，向來是評鑑一系所好壞之重要指標。但我們要不斷地盯著高大衆高層，勇敢發聲，看他們是否正正派派地經營高大。

高大教師要有志氣，千萬不要被校長的一些小惠所吸引。如上個幾小時的 EMBA 課程，如利用學校的經費出國。升等靠自己，計畫也靠自己。有真才實學，就算萬山不許一溪奔，最後仍將堂堂溪水出前村，擋也擋不住。不用擔心升等不過，蓄意去討好誰。而職務也是因自己能力擔任，“XX 教授”的頭銜，也要依自己學術而得。這樣就不怕那天冒出個人說：

> 你們誰沒拿過我爸爸的錢？

不憑真本事得到的頭銜，將只在高大有用，出了高大就沒人理你了。有一年高大有某系之博士班申請案，未獲教育部通過。審查意見中有一條是“該系太多教師擔任行政職務…”。博士班申請案的審查，通常為資深教授。學系研究表現沒那麼好，卻太多人去擔任行政職，不會被真正的學者

所肯定。

我曾寫過一篇題目為“比盡全力還努力一倍”的文章。環境雖不佳，高大仍於九十五及九十七學年，各獲教育部通過成立一博士班。各系所認真辦學，教師致力於研究，仍會獲學術界同行所支持。而如果高大能度過目前的風雨，歷經淬鍊，將來就什麼都不怕了。 (97.10.12)